

程

戰國策趙卷第六

緡雲

東陽

鮑彪
師道

重校

趙

初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青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比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襄子

簡子子補曰名無地定王十六年戊子三晉滅智伯分其地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

補曰范氏上會之後荀林父將中行後因

以官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

為氏段規韓人晉舊姓故魏亦有諫曰不可夫智伯

之為人也好利而驕喻其殘也復來請地不與必

加兵於韓矣開曰姚云復劉作君其與之彼狃狃性驕也

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

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

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

地於魏魏桓元作宣宣補曰韓子說苑亦並子欲

勿與趙蔭魏人亦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

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

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宣子曰諾因使人

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蘭

蔡元作蔡臯狼之地蔡非趙地臯狼屬西河

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

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

親而陰踈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他日陰疏其

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

安于簡子補曰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

之君澤趙臣繼安于者補曰大事記晉陽漢太原

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

曰諾君謂乃使延陵君元作王王當作

將車騎先之晉陽君

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案按同視倉廩召張孟

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柰何

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也

皆以荻蒿苦楚腐之荻荻韋爾雅蕭荻注即蒿也是以是為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

之其堅則箇落之勁不能過也補曰箇音君箇君

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

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質礎也請發而

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

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

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

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

食匱財阮作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

城下謂將降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

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

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

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

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

夫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親麤同疏也我謀

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

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

談陰約三軍與之期補曰姚本夜遣入晉

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

伯而出兵交使在其遇智過補曰晉語智宣子將

於太史為輔氏通鑑取此與後知果別族轅門

以緝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別族轅門

於太史為輔氏通鑑取此與後知果別族轅門

之外以車為門而轅外向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

君曰何如伯君智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

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

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言親與二國總必不欺也子釋之

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

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言

附其三年矣日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

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

柰何智過曰魏桓宣子之謀臣曰趙設補韓補

字康子之謀臣曰段規二謚皆非是皆能移其君

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

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

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

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

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

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

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智恐

伯以過之去之襄子曰諾使張子孟談見韓魏之君

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日伯軍智伯軍補

日姚本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左右襄子將卒

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

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

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虎謂段規之策智伯

在其目中可謂明也已矣此一時三晉智氏皆有

士三晉之應之如響智氏獨不用之而亡則士豈

非天下之時使智伯殺韓魏之君亦難聽矣其次欲

其分封二子是豈不可為與智伯惟沒於

利故昏於智故孟子之說曰何必曰利

智伯從韓魏兵從之二國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

元作下或是之字不沈者三板郟疵晉人補曰郟

作都說文作締姚本注元和謂智伯曰韓魏之君

姓纂郟已姓青陽氏之後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郟疵曰以其人事知之

矣夫當屬下句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

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

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

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猶而何也明日智伯以

告韓魏之君曰郟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

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元作三

云錢劉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當有必字恐背信

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

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自稱曰主而解

於攻趙也解懈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

為君惜之趨而出郟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日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視端畏之趨疾避之恐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

矣彪謂智伯至是眩於得而不顧其禍殆天奪其魄者至以謀人之言質人以反夫非狂昏廢昏其反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補曰談史作同太文公避父諱也

發五霸元作百下同伯業百補曰即乃稱簡之塗不振今復發之

稱者舉其說也此士國地君之御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

御國地猶武安之御則之塗有之曰五霸百之所以致天下

者約御兩兩補曰志主勢能制臣約者自無令臣斷之辭

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

不為近大夫令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

願損補曰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補曰襄子恨然曰何

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

忠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

乎補曰然云劉改乎作也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

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

往古天下之美同有美而同必相疾臣主之權均之補曰

之作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

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决色雖欲决去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

說决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

下不使者不為士用何如對曰死僂僂司張孟談曰左

司馬失其各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

忠君其行之行猶用也疑當作任補曰左司馬恐

也君曰子從事乃許之使談自從其所欲之事以共薦賢自代故許其去

張孟談此下著書便厚以便名便安厚堂也去權

所以安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

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此美耕三年韓魏

齊楚元符燕補曰下文有楚負親以謀趙昔約親

今背之義頓異恐負親字衍或上有缺文襄子往見張

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

復來言方地多自與韓魏嘗而今諸侯衍孰字正

恐仲誤在上當云而孰謀我補曰孰為之奈何張

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君自舍臣於廟

授吏大夫夫授談之吏以尊顯之也臣試計之君曰諾張

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使妻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

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趙少謀臣而其妻子分

萬死出也慮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

已去而復出以銷國家之難非有道孰能出處語

默若是之裕哉范蠡始終之際賢矣方之孟談猶

一聞也正曰孟談可謂謀智之士有道則未也

晉畢陽畢萬之後正曰無明據晉語伯宗索十庇州

陽實送州犁于荆讓乃之孫豫讓始車范中行氏

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

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補曰史漆其

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後敗智伯漆其首

為飲器索隱云案大宛傳匈奴以月氏王頭為飲

器裴氏引韋招云柙也晉灼曰虎子也皆非柙

漆智伯頭以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

死女為說已者容脩其容色曰司馬子長用此語死作用吾其報智

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

子襄子如廁心動報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同集韻矛鐔謂之

錐刃施刃其端錐刃施刃其端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

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

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

讓又漆身為厲索隱曰癩惡瘡凡漆有毒近

塗身令若癩癩聲近假借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

而往補曰史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

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

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

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

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

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

之義者無此矣補曰無字下吾所謂為此者以明

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

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

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以過

橋下補曰一本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

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

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

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

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補曰姚中行

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

國士名蓋臣故國士報之為國士所襄子乃喟然

嘆泣曰嗟乎豫子字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

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

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

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

事臣故補曰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

不恨非所望也言有此心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

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

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呼也遂伏劍而死死之日

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刺客傳有鬼謂襄子

報舊君能厲天下後世之為臣使他人為之必一

失於此矣或以其無成事為空自苦夫壯士能行

其志而已成不成則有命焉吾柯以必之哉智伯

有如此臣以國士遇之而不免於亡殆與智伯

善為筆者歎補曰讓義士也史遷列之刺客而蘇

氏古史亦謂之非賢失之矣朱子綱目附見於

三晉始命之下則以其事在前不得特書以表之

爾大事記解題畧見而記不書未知呂子之旨按

索隱引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

周而亡今無此文或以其恠而刪之歟

列侯籍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魏十七年趙侯將不許趙

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音罷則

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

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

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

補曰姚本彼將知矣利之也又注劉無矣字

已此本趙利又舉人姓名皆難解疑有舛誤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年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

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

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秦傳言

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妬嫉大王不得任事是以

外賓客外疏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

君捐館舍禮婦人死曰捐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

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

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擇交

而得則民安擇父不待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身請言

外患齊秦爲兩敵爲趙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

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

伐人之國常苦出辭苦言斷絕人之交橫人願大

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補曰史

白黑所以異大事記謂言從陰陽而已矣陰陽言

策按索隱引策作白言尤明陰陽而已矣陰陽言

謂從橫指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羶裘狗馬之地齊

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楮柚雲夢之地韓魏

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地湯沐之邑實如羶貴戚父

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實如羶五霸之所

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故殺

而爭也補曰此非所以言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

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

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弱則割河外補曰三主

華等地此即韓弱則効宜陽與秦以地宜陽効則上

郡絕并州郡補曰正義云上郡在同州四比則也

地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

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秦紀注亭名在霸陵補曰

南以下言修武之南陽知之按大事記顯王十

年韓使計息以軹道易於魏水經注年表魏王

三十軹也軹積通策又作軹取城大小六十一皆魏之

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去霸水百步軹道亭秦王降

國也蘇代云楚得軹而則南陽動者修武劫韓包周

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

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

補曰正義云番音樊又音滿音盤徐廣云則兵必

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

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

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

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

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於天下然而

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

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

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

矣傳附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

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猶射此臣之所以為大王

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唐侯時正曰此說士無

據之辭且舜本幕後有國於虞其側微特在下尔

禹乃崇伯鯀子亦有國土者今日云云豈足信哉

技乘書舜無立錐之地禹無十戶之舜無尺尺之

聚李善注又引韓子云云皆此類

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

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

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

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

節節節固已見於曾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掩猶

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

地五倍於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

一西面而攻秦秦補補曰一本復破必矣今日

本今見破於秦西面云云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

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

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

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補補曰榭有美宮室聽竿坐琴

瑟之音補補曰史有臺榭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天文

軒轅象後宮此言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卒粹

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元作

獨正曰喝獨通見齊策此章史作揭相恐諸侯以

求割地願大王之熱計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弁

流言之迹塞別黨之門故真王廣地強兵之計臣
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
燕趙六國從親以償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
於洹水之上補曰洹水見秦策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
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
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
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并州郡秦攻齊則楚
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王莽傳注今京城直
南山有名通漢梁道
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慶州東有山名子午嶺南
北直相當北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為子午道
詳此則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莽所通者
因秦也補曰索隱云當在趙東齊西午道地名也
鄭玄云一從一橫為道謂交道
也按下張儀說趙王章亦有趙涉河漳博關

博關見齊策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

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

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

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

親以償擯秦償元作擯無異義今並從前作償正曰說已見前秦必不敢

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

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

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

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

錦繡千純以約諸侯秦傳有在說燕後彪謂從約者天下之心亦其勢也夫秦

有吞天下之心不盡不止諸侯皆病之而欲償之此其心也同舟遇風胡越之相救如手足於其頭

目此其勢也。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勢，如水之就下，孰能禦之？故謂之從從者，從也。順也。其所不可者，諸侯之心不一，夫其心不一，者非明計智筭也。或見少利而相侵，或修小怨而相伐，或眩於名實而為橫人之所忌，喝此張儀所以投隙而起使諸侯之智少靈於連雞，則秦人自保之不給，安能圖併吞之舉？即儀謂秦也。形勢便兵強士武，足以橫天下，然則天持人和，道德之威，仁義之澤，舉無與於與亡之數乎？雖然，一從一橫，皆一偏之論。有王者作，則從橫皆廢，而天下定。而非所以論於此時也。補曰：壁純也。並見秦策。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本傳不書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

秦乃者過柱山，蓋砥柱也。無考。有兩木焉，一蓋呼侶，招徒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

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

所苦也，是故吾事也。事猶分也。吾所苦夫鐵銛，銛元

銛音鐸，後漢章帝詔有銛字，若頤篇。銛持也，蓋字與銛同，以鐵有所切束也。而出夫人

者，人謂木屑自鐵言之為。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為，元作謂，補曰：臣為鐵銛銛者乎？無有言得。

武靈王肅侯子元年，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

齊破燕，之噲之，燕七年。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

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約與國而獨攻齊，故齊怨若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齊破燕，所謂地近，以河東易之。

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此二郡。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

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言齊得河東則益強。以燕以趙輔之，

是助之也。天下憎之，害其。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

與之易地，天下憎之，害其。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

是助之也。天下憎之，害其。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

是助之也。天下憎之，害其。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

是助之也。天下憎之，害其。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

是助之也。天下憎之，害其。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

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

今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補曰大事記按

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爵乃去趙適魏殺嘗事趙也又云趙納公子職于燕世家不書其

立蓋燕人不受也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惠使臣敢獻書

於大王御史周宗伯屬官秦因之而趙亦有言此

下士為之特小臣之傳命者戰國其職益親故此云云秦趙之會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云御史在前掌記事糾察之任也秦益重矣

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秦兵不

敢出元作去疑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

行於天下山東補曰一本無山東字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

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

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高紀注督今

秦以大王之力補曰疑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

两周而西遷九鼎史不書正曰遷鼎守白馬之津

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憤忿亦含怒之日久矣今寡

君有敝元作微甲鈍兵

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

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

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

補曰史有蘇秦字熒惑諸侯熒火光也猶眩以是為非以非為是

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補曰說

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

而韓魏稱於東藩一本東藩之臣史同齊獻魚鹽之地比

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

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

午道補曰說見前章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

一軍軍於成臯歐韓魏歐驅而軍於河外補曰正義云河

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

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

左右臣竊元作切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

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

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補曰奉陽君說見後專權擅

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官告屬於師傅不得

與國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

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

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

行趨趣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

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傳在楚韓齊後蓋此十

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

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橫人之說皆辭

屈貌從心不與也此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

解而坐破也武靈此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

不在趙故儀得以折儀也燕昭末蘇代重燕而

從約復舉豈非天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秦武王三年又北之趙

冷向謂強國補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

韓秦市齊王閱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地缺韓欲

存宜陽必以路涉地缺端氏屬河東賂趙秦王武欲得

宜陽不愛名寶寶之名世者齊韓之賂欲拘且拘

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則茂不還秦

武靈王平晝無事之日間居肥義趙相也餘並公族

王孫縹趙文趙造言文造無他據侍坐曰王慮世

事之變權甲兵之用權猶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

利補曰姚云曾本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

錯質務明主之長錯猶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

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補曰姚云一有明古先

世之功高先猶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弟順

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

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世猶

舉世無能察此正曰正義與弱為敵用力

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勲夫

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俗不與俗同有獨智

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所謂黎元懼焉補曰今吾

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補曰正

服今時服廢除裘裳也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

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定言自定於

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

功者不謀於眾昔舜舞有苗不用兵而舞于羽欲

曰舞羽非為服苗苗格非因舞而禹袒入裸國

禮國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

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

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

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俗必見遺世有順我者

則胡服之攻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元作

曰姚本作地史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

緜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

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

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

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

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駁行政

在於信貴信伸同所謂行法自近始今胡服之

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止猶

曰姚云曾本改互出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

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字疑衍以輔公叔之議且

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

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緜謁之叔

補曰索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

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

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智之所居

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

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

類敏疾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

於事也有義有行補曰白中國者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

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

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

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

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

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

左衽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補曰索隱云錯

謂右袒其臂也愚謂既言文身則畫臂為後

說家斷髮文身應劭注常在故以象龍子不

區越之民也即漢東補曰漢東區閩中地

隱云今珠厓詹耳謂之區人是越人

注吳越南越閩越東越西越

也姚云後語作臨越注黑齒雕題為黑雕題者刻

云臨亦百越之一名

其肌以丹鯁冠秫縫鯁大鮎以其皮為冠

青涅之反鯁借時橋大兵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

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

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

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

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

鄉多異俗異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

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

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

水史記安平涇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後志安

定烏枝谷名補曰淮南子嶢山崩而薄洛之水

涸注謂薄洛在馮翊臨晉今按本文謂在與齊中

趙東與齊中山同之恐皆非此所指未詳與齊中

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

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補曰正義云東

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拓地志云東胡漢

初胃頓滅之餘保烏丸山因號烏丸又曰林胡樓

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蘭等趙邊

邑也秦馮河也晉涪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趙

西竟也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

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其

其補曰史作參胡樓煩秦韓之邊言參鏞居其邊

三因音而訛也據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

上黨不實考志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

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

累吾民司馬遷示引水圍鄣鄣屬常山非社稷

之神靈即鄣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怒未能報也今

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

怒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

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

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補曰

聞作問與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

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補曰

有缺字

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

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伏蔽猶國之

祿也福祿猶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言能

則不為忠無過罪過者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

輔俗當猶古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循元作

同姚云一作循禮商君傳正作循朱子韓文考異

著方氏說云唐人書脩近循楚辭亦有誤者則此

字古已混矣此下文兩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

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

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

言其所言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

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胡若今

始自我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

治行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

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眾不足

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

教而動循法無私私不敢用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

與聞遷有所聞則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

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

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賤謂犯女

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族滅有補曰反姚云劉

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

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讓一本忠也上

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

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
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據猶慮徑而
易見也徑以步道喻其省便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
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
民是以泣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
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禮無
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
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
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
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
不一其道禮施於世從商君傳作治世便國不必法古聖人

之與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
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
是鄒魯無奇行也鄒魯魯國言二國雖無奇服不
淫俗辟者亂民位國者不襲奇服之服中國不近
蠻夷之行故比舉其言而詰之也索隱云鄒魯好
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也而有孔門類
舟之屬豈無奇行哉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改易
不通大化則是異越無秀士何得有季禮大夫種
之屬哉今欲畧改云方俗僻陋山山谷三字
俗辟而民易是異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
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
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此謂進退以下補曰史
兩謂字接下文為是故聖與俗流順俗賢與變俱諺曰以書
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

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

其勿反也趙記十九年有無二趙諫詞鬼謂拓地

却之功如嚴兵而然雖易服變古何於志欲得中曰

行地而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武靈之志輕重大小

胡差也且其舉國而夷甚矣其下權於與羽之類

之所謂以辯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而史無謏

故備論之補曰史衛缺傳

與此章多同考列于后

衛鞅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

有高人者固見非於世古獨知之慮者必

見教於民行者固見非於世古獨知之慮者必

王曰慮者必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

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論至德者不

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尚可以則民不惰

其禮王曰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

甘龍曰聖人不易其禮而教智者不變法而動因

安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趙造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動

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

而見龍之所言也常人安於故俗

衛鞅曰龍之所言也常人安於故俗

學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

法而霸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

其禮

王曰

聖人

苟可

以強

國不

法其

故尚

可以

則民

不惰

其禮

王曰

聖人

苟可

以利

其民

不一

其用

果可

以

循法

之功

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

禮者不足多與也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

衞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始治不足多也相襲者初

不全非但所以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語不裝用而用

之意也史遷於趙世家所載與遷所錄固不能無混

事皆變古者也當時紀載與遷所錄固不能無混

以參商觀漢韓安國王恢議伐匈奴難之辭亦肆可

此亦問采其數語○史云趙文趙造周召辭趙亦類

皆諫按周招即後章周紹傳王子趙何者招辭傳而

未嘗諫易服也趙俊即趙燕後服者王讓之

即受服史誤云諫也牛贊嘗有諫而史不言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補曰縣過番吾當子為

子之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禮皆道子

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之以禮遺子以酒食而求

見子子謂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

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

以持難危言有危口之忠可以寫意寫猶信可

以遠期久而不渝諺元作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

之計也立傳以行音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

事先計而佚元作失而不補曰以下句例累訪

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事之情正曰士言勇智

之經傳言循計謀之事指胡服言行學為事

義之行雖有窮急而不憂訪議又疑放義謂放於

也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當作乎補曰乎

改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

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傳之道

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

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素位而行不重

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快謂和於下而

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謁隱中謂

命僕官也傳附同此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

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

之補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

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

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

於學溺苦皆勞也勞於學以無導之者故也

見居事以行義導之武靈安知行義蓋習古語猶若於論立傳爾方

務胡服射宜以謂習為弱若也秦異人不習於謂而王罷之當時氣習類是焚書之禍兆矣事

若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先明其高不倍

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補以

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邾勿疑任賢勿貳禹寡人

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飾之

具補正曰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音義云晉中

中皆冠鷩鷩具帶注以貝飾帶黃金師比蓋文

章主術訓武靈三貝帶鷩朝而朝注胡朝讀曰利

胡謂師比史記胥紕師犀胄一也以傳王子補曰

記善趙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傳王子解題云惠后

已見於此而其論傳時有古之遺言愚謂命胡服而誦古之遺言豈其然乎

趙燕後胡服於衆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

微諫而不諱也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

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

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

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患主不臣也惠猶寡人胡服

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政胡服以

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

燕公族也故稱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

曰前吏命胡服前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

不用侵辱教更猶反侵辱刑也言已宜服刑工反

也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曰令善也補曰

居行反

王破原陽屬雲以為騎邑居騎士於此正曰破牛贊

趙進諫曰國有固籍固言不變籍也令兵有常經

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

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

便其用者此言本國械用易其難補曰易今民便其用而

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

不什者不易器補曰此亦商君傳今王破卒散兵

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

曰古今異利遠近易入音易陰陽不同道四時不

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時猶俗也視俗而變不為俗所覓

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

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兵非其

宜也正曰陰陽之宜言天地氣化之運人事剛柔之節其詳則若若范蠡之所以答越王者語見國語

大事記解題周元王元年載之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

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

地交猶城境封之築城境上名曰無窮之門所以

詔元作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趙甲重不若新甲之輕循

言其因舊正曰循行也言被重甲執兵而不可以行不可以踰險不若胡服騎射之便利

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此言胡者吾聞信不棄功

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

智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

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義取胡者古今踰九

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補曰胡中

世家二十一年王西胡地至榆中正義云勝州所治榆林○大事記謂賜周昭胡服衣冠具帶黃金

師大吏適子代吏引水經注竹書紀年邯鄲命將

趙武靈王改胡服以金縷飾前額後代效之亦曰

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皮溫額後代效之亦曰

惠文漢曰武弁曰六冠武官冠儀又中常侍加

黃金璫附蟬為文如冠為飾漢官儀又中常侍加

愚謂貂服者此類也今之靴亦武靈所製云朝信

本標春秋後語云送靈下事五日而畢遂北畧中

武宮乃召肥義與送靈下事五日而畢遂北畧中

山登黃華之上注云黃華山名也戰國策云武陵

王游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上今

按史十六年游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上今

肥義議事畧中山至房之子之伐地至無窮西至河

登黃華之上先後不同所載戰國策云云者今缺

始記以廣聞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威十一年魏敗我陘山時武靈未立懷二十八年秦齊

韓魏攻楚殺唐昧此二邪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

委和於薛公懷二十九使於齊主父欲敗之乃結秦

連楚宋之交令仇赫元作郝相宋樓緩相

秦楚王合元作禽禽元作趙宋楚與二國合齊元作

魏之和平敗楚得二國之援故不與齊和

趙使仇元作机下同机仇訛赫秦請相魏毋宋

突齊人郝客引策云無宋交謂仇赫机郝曰秦不

聽樓緩必然公秦時公不若陰辭樓子辭告請

無急秦王昭王言為秦王見趙之相魏毋之不

急且不聽公言也公謂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

成以史補此一字魏毋固德公魏毋固德公

矣樓緩來相秦七年此二上六年魏毋固德公

樓緩而魏毋相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

所明也疑有明字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

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

楚善之也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

其路言易橫秦之路以合三晉山東兵弱也

弱而不能相一是何蓋楚之智山東

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老獸

禽

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關兩罷音疲而歸其死於
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决不相關矣今山東之主
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關兩敵而歸其國於秦
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
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忘姚云劉本作
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姚云劉本作
其強則弱者今攻楚休而復之姚云劉本作
沮不敵合矣今攻楚休而復之姚云劉本作
五年矣先秦取漢中取丘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
懷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楚
然三十年秦昭去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
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秦有謀

故發元作殺趙姚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而
離三晉韓魏時不合秦而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
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
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美秦反地餌燕之
策也三晉之韓不待伐割挈馬兔姚云一本而西走
挈而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禍安
言真不勞姚云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
割矣姚云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
交秦禍案環中趙矣案安同故荀卿書多用案字
在環中環中一作移於字可也姚云
趙愚以攘即移字說當作移於姚云
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云云注安語助德言神也

或作案荀子多用北字世謂三年間作焉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皆為臣其主安重釋重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通以為語助或方言耳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割必深矣趙地國之舉此謂趙舉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經其出銳師以成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循前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補見大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恐其即多割楚故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重言急以促之補趙王凶起兵南伐山戎戎近秦伐戎一元作翟韓梁之西元作

日一本邊不出楚王所印印日字誤衍姓而多求地謂

從橫之說亦有善於此者也趙少嘗之其効已見是以知張儀之可計也然其效不大見於後則見諸侯之不一也是其計之不智也吁惜哉亦未得為盡善蓋陳軫不得已之計也愚考齊策秦攻魏陳軫合三晉而東章及韓燕策與此章多合比章言楚王入秦正秦誘懷王武關之歲在蘇王十六年詳見齊策所為為為夾之為去聲

富丁趙人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

主人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趙人為富丁謂

主父曰不如以順齊齊本欲伐今我不順齊伐秦

秦楚必合而攻韓魏無齊之難因韓魏告急於齊

齊不欲伐秦上言順齊伐秦此又言齊不欲必以

趙為辭以趙不順齊則不補曰則下伐秦者趙

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不伐韓必聽秦違齊

畏秦違齊而親韓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

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

不元作而而補曰字訛或西日者日言昔樓緩坐魏時

言齊魏坐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言二國本親今

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罷同趙必為天

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韓魏齊是俱敝也

白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折秦秦補曰以未講元

御搆中山也此言可以少出兵也此二十七三國

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使趙與中山聽之

是我以三國元作王因補曰當作饒中山而取地

也饒猶益也以三國欲和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

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

兵而孤樂樂補曰字中山必之我之猶去補曰

是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

兩取地於秦中山也補曰中山說見齊策此策當

之為魏因富丁且合於秦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今魏趙恐

請効地於魏而聽薛公齊文時合教子欬或者教之

考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言橫故故欲効地

考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言橫故故欲効地

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今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
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
虛矣厚秦而舍之相魏秦必惡之齊魏雖勁無秦
不能傷趙魏王曰哀聽是輕齊也齊亦惡最故
見周策魏用齊所厚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
以為相是輕齊也

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惠文王武靈王子元年補曰名子何

三國攻秦

魏哀二十一年與齊韓襄趙攻中山取扶柳

屬信都補曰漢志其地五年以擅呼沱有之固齊

人戎郭宋突

而倍齊謂仇赫元作郝曰不如盡歸

中山之新地元作武后時字耳今並從古此謂

地字見戰國策今策中間作坐安知非自武后時

傳寫相承如臣作惠之類然古文乃作坐又鷓冠

子元倉子皆有坐字恐有自來愚按鄭氏書畧籀

文地作坐武后蓋有所本意本書坐而後轉從坐

義通不復出坐中山案此言於齊備曰四國

趙與三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地缺蓋章子以

無齊聞此必効鼓南又有二鼓

腹擊

他國人為室而鉅荆敢軻衛人荆豈專為楚荆

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

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帑金幣所藏

詩注子孫也金幣與衆義不協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

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

曰善此曰主曰主君主父故在也然則上章五當

正曰齊侯使高張唁公稱主君子家子

曰齊卑君矣王君大夫之稱也秦策甘戊引樂羊曰主君之功魏策魯侯擇言稱主君之尊云蓋三晉以大夫為諸侯故猶仍之趙稱主君簡主是也策後亦多稱主武靈自稱主父與稱主者不同此策時不可考鮑妄置於惠中山時故為之說又齊韓魏攻秦在惠文元年滅中山在三年大事記從世家死在四年表為誤愚考中山亡實在前見齊策主父得以此改彼文也補曰鉅官以信百姓誰主甚矣

蘇子元作秦**秦**補曰**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某**

元作秦**秦**補曰**秦**補曰**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而南下又云**

陽城東御道北孝義**家貧親老無罷車駕馬**同罷疲

勞敗也**桑輪蓬篋贏**元作贏**策蘇秦章****勝負書**

擔囊補曰**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元作漳**漳河**

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漳自入海策中凡言漳河

河漳者以漳入河相連**足重蘭**蘭是也**日百而舍**行日

也此下又有漳河字**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

就舍乃**先王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

蘇子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

李兌見之蘇子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郭

後至不及**藉席無所得**藉謂**寄宿人田中旁有大**

其開時**叢**補曰**夜半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因木為類

鬪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補曰**壞阻乃復歸土今汝**

使我逢疾風淋雨淋言其大**壞阻乃復歸土今汝**

非才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

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此切

於允之事蓋以今君殺主父而族之殺則其宗多鬼事發其言耳死者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兌厚而用之明日來

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秦明月之珠隋侯珠注和

氏之璧十和所獻楚氏之璧十和所獻楚

黑貂之裘黃金百鎰作盜蘇子秦得以為用西

入於秦殺持遠臣比策言殺主父事非秦明矣其

代厲後事歟土梗木梗之喻與齊策上田文譚同

謂亦秦死後事有類之者皆照之蘇秦其比類邪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屬清河即下東山城比當

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市而遣之曰部語豈不曰

借車者馳之借車與衣固將馳且被也今借衣者

被之哉補曰被姚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

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

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
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
屋室此言然使王悟而知文期得不思稱意也言其不善
任人也補曰謹使之辭可全而歸之
補曰謹使屬

補曰一本標御覽

齊欲攻宋閔三十八年秦令起賈人姓禁之

齊乃援元作宋元作趙以伐宋助

齊欲攻宋元作秦乃收趙元作以助宋元作宋未伐也故趙李兌合

五國以伐秦元作大事記元作王二十九先書趙李兌

約五國元作秦後書齊元作宋未伐也元作此大事也見於

策首元作前後非一章元作史元作不載元作策亦不載元作伐秦之

齊元作然兵元作端起元作於秦元作怨元作趙元作助元作秦主元作昭元作怒屬死於趙李元作

允約五國以伐秦元作韓元作趙元作魏元作燕元作齊元作也元作史元作不書元作獨趙元作韓元作

魏元作按魏元作策五國元作約而元作攻秦元作楚元作王元作為元作從元作長元作不能元作傷元作秦元作

兵罷而留元作成元作臯元作與元作此元作李元作兌元作約元作五元作國元作攻元作秦元作無元作功元作留元作天元作

從長元作據元作此元作以元作也元作按元作楚元作王元作為元作從元作長元作乃元作懷元作王元作十元作一元作年元作蘇元作

秦元作約元作五元作國元作稱元作楚元作魏元作燕元作伐元作秦元作也元作秦元作紀元作無元作楚元作年元作表元作無元作齊元作

不勝而歸元作其事元作又元作相元作類元作兵元作罷元作留元作成元作臯元作至元作函元作谷元作關元作擊元作秦元作

誤元作附元作之元作非元作李元作兌元作合元作從元作時元作也元作按元作兌元作成元作臯元作一元作語元作記元作者元作襄元作

王元作十元作二元作年元作李元作兌元作合元作從元作時元作也元作按元作兌元作成元作臯元作一元作語元作記元作者元作襄元作

會元作于元作宛元作中元作間元作未元作嘗元作迎元作婦元作于元作秦元作十元作四元作年元作與元作秦元作昭元作王元作好元作

韓元作魏元作又元作據元作魏元作策元作因元作遂元作長元作亦元作屢元作言元作燕元作是元作時元作固元作有元作燕元作矣元作又元作

明元作言元作在元作五元作國元作之元作數元作後元作亦元作屢元作言元作燕元作是元作時元作固元作有元作燕元作矣元作又元作

此章元作勸元作齊元作劫元作天元作下元作未元作及元作秦元作而元作后元作楚元作下元作章元作云元作齊元作將元作攻元作

宋元作秦元作楚元作禁元作之元作可元作見元作秦元作楚元作方元作睦元作必元作無元作楚元作下元作章元作云元作齊元作將元作攻元作

鮑元作以元作五元作國元作為元作韓元作趙元作魏元作燕元作無元作功元作留元作天元作下元作之元作兵元作於元作成元作臯元作

齊元作者元作得元作之元作然元作趙元作當元作首元作書元作無元作功元作留元作天元作下元作之元作兵元作於元作成元作臯元作

而陰講元作大事元作記元作同元作以元作下元作有元作己元作講元作字元作故元作也元作於元作秦元作又元作欲元作

與秦攻魏以解其怨元作而取封焉元作封元作地元作之元作封元作非元作

文元作言元作取元作魏元作王元作昭元作不元作說元作之元作齊元作人元作謂元作王元作云元作云元作

陰元作定元作封元作魏元作王元作昭元作不元作說元作之元作齊元作人元作謂元作王元作云元作云元作

愚謂之齊上有缺 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
文當是人姓名

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本以秦屬

國伐趙此設辭也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趙必亡矣

齊逐李兌講秦皆齊不伐宋者先也李兌必死

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兌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

於成臯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

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

於邯鄲抱陰成成屬涿郡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

非魏負高地又葛城在高陰屬涿郡薛當作

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薛陰

皆魏地趙世家遇于葛薛則知此文薛字誤也徐

廣云為三在馬曰正義引地西南為趙蔽而趙無為

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姑密

地未封其子說見後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

乃宋地也傳昭十九年公尹赤遷陰于下陰乃嘉

宋之三日有大平陸則梁門不啓子蓋齊王

州亦指在六交者誤矣史記作陶平陸蓋平陸充

數按史古史作陶邑必亡魏策陰陰者謂是

直以陶字誤此說定陶見有魏毋家陰者謂是

後知賢不相言人必以類如王有若字如王者比然而

成以精相比知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

以精相比知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

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

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虛國謂

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

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

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本齊一請問

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元作後從韓

未知名說且處於趙韓下皆齊人之去齊者

趙將有韓徐趙世家惠文十三年韓策云民相齊

以此疑齊與高無見除薛公為齊人餘無考去齊三千里王

於秦以趙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如魏在附

三十後按此則其如魏以齊王驩也宋前

前說見東周策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

大客皆齊人之王固固可以反疑於齊乎用

疑齊不善失在魏也安可於魏王聽

此言也甚誦此語大事記取於魏王聽

王齊也甚循其怨於趙言其事齊比於怨趙則又

則當屬上文愚謂以甚循句文勢順於臣願王之

謂齊王下並同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推猶移願

王之陰重元作日趙而無使秦之見王

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強使秦

之必重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

皆且無敢與趙治治猶三國事趙補曰姚趙從親

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齊言趙居臣故欲王之徧劫

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私則所謂無使見也甘言說

私甘者獨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

丹順皆以趙劫韓魏此下皆且劫使臣也甘之以三

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珉也甘之

則天下皆偏秦以事主自以見偏於秦也秦於天

劫有甘也而不補曰姚本齊因欲與趙趙不

擇焉此章亦可為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楚作陰齊因欲與趙趙不

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

乃謂齊王閔曰孫衍說奉陽君即述上文令公孫

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秦為齊

之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親其上

而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大子為王及走史不書

之黨逐之故太子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

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已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

奉陽君蘇秦從時已言奉陽死豈或隴稱如馬服

為相號奉陽君弗說秦秦去之燕奉陽君死秦復

說肅侯稱奉陽君捐館舍而張儀之說武靈王亦

謂先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然武靈

明服請於公叔成而成與李兌弒主父則是肅侯

之世成未亡何其前後相戾邪故大事記從古史
定以奉陽君為公子成而削去館之語考之策
屢言奉陽君而趙策尤著見於李兌約五年而
後謀取宋之持蘇秦說趙當肅侯十年公子成
伐秦在惠文十三年相舍豈得言其武靈易國
何猶也史策明言捐館舍豈得言其武靈易國
諱哉荀子以奉陽君為寡臣而揚言其罪非
子成蘇秦所值必別乎曰謂陽君非公成明矣
然則奉陽君果必成乎曰謂陽君非公成明矣
亦史遷之言而策無明文也五國攻秦時成充
並用以成爲奉陽君其時則可矣愚嘗反覆策
而有疑焉趙策言李兌以定封秦無功陰講於
與秦攻魏以解怨取陰又蘇代謂齊王臣奉陽
說李兌以攻宋定封又蘇代謂齊王臣奉陽
莫善於宋莫如於陰秦陰必不可得既言李兌
奉陽君天下莫敢而爭秦陰必不可得既言李兌
陰又言奉陽君也何取以明之趙策魏成其私
即奉陽君也何取以明之趙策魏成其私
天即奉陽君也何取以明之趙策魏成其私
耶子魏策則曰負葛孽秦之攻魏今又以河陽
其子魏策則曰負葛孽秦之攻魏今又以河陽

王曰云云正與前同則知葉陽者奉陽之訛奉
君之爲李兌其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召
五國願得趙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召
名有說見本條民燕策蘇代舉齊陽君之辭元
王使公玉曰命說曰必不反韓之說奉陽君之
亦同奉陽自稱說說者充之說奉陽君之說
其說二也燕策又有奉陽君之說奉陽君之
言奉陽君也李兌者並舉其封邑甚名言之也
誤以蘇代爲蘇秦則亦因蘇秦所云而然也
李兌與君之爲李兌其徵三也故趙世家公成
考安平君殺公子安平乃成之禮而史安平屬
志深州有共平元屬定州皆趙地也奉陽則未
有考而非奉陽與史遷不明奉陽君爲二人以
以爲公子成是也紛紜請論者莫知所從今以
策文考之而得與說如此餘見各章可參觀也

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可定也爲君慮封莫

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

元作辟中山之地薄其故地爾莫如於陰

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亡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

宋德元作得得補曰得大言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

已奉陽君甚貪元作食之唯得大封齊無

大異言奉陽欲得陰以六其封臣願足下之大發

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

縣陰以甘之許之而未循有燕以臨之順臨猶制

也不徒甘之而臣待忠之封待猶將忠道實也

且勸之定封故曰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

於襄安君蓋趙人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

地之時也言有齊地謂齊王言豈得言有齊乎

足下何愛焉告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

與國趙也言奉陽襄安不敢望封補曰上足下以

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無所言其事則足下擊潰而決

天下矣潰潰癘也蓋喻其制天下之易也決猶制

天下矣補曰公孫衍為秦相而逐在秦武王四年

去李充合從時已遠此公孫衍殺雖不知何年然

秦策亦有宋罪重止百世之一時已數語彼以為

穰侯之言亦此時事也說見後○為足為君之為去聲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

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奏之會韓魏危燕元作

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

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補曰趙策說奉陽君取陰

衛補曰上楚補曰元作正蓋辭四聲近四又訛正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作正字補曰宜注元文下

世之策又曰已凡兩見而秦策亦有陰之即陶宋地冉
趙策也秦孟昭王十市宛公子愷免陶為諸
所封也冉免樓而魏復相謝病號曰燭壽大
侯冉傳云免樓乃封於復後益封陶復以燭壽為
相燭免復相冉乃封於復後益封陶復以燭壽為
事記先書穰侯魏冉之穰侯又封公復以燭壽為
承相封於穰侯魏冉之穰侯又封公復以燭壽為
公子愷為魯侯又謂三侯又封公復以燭壽為
去年取宛今取鄧穰陶雖不載何年得之蓋亦
近歲以報王十年取鄧穰陶雖不載何年得之蓋亦
矣獨陶報王十年取鄧穰陶雖不載何年得之蓋亦
據秦紀則冉始於已不後相封陶於傳則復相
時封穰後益以陶已不後相封陶於傳則復相
察獨見於策者亦可考李允約五國復秦後欲取陰
定一封說穰侯者亦勸之策文有復混而其事實
並一充是時齊欲攻宋秦禁爾使冉已封陶故說者
勸李充而上距冉獲相秦五歲爾使冉已封陶故說者
得欲之而所言者以安得云冉也其後齊滅宋兩言
而為冉之未封陶而欲得之也其後齊滅宋兩言
而為冉之未封陶而欲得之也其後齊滅宋兩言
侯之取陶在此時歟或不謂魏策謂穰侯云君攻定

程